

关注此书就是关注我们的心灵

血 沉

亲子鉴定背后



李禹王杰王霁虹等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关注此书就是关注我们的灵魂

血 沉

亲子鉴定背后

李 禹 王 杰 王霁虹等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沉: 亲子鉴定背后/李禹, 王杰, 王霁虹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0. 10

ISBN 7-5317-1321-7

I. 血... II. ①李...②王...③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234 号

血 沉

Xue Chen

作 者/李 禹 王 杰 王霁虹等著
责任编辑/徐秀梅
封面设计/安 璐 张 骏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3.125
插 页/2
字 数/295 千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定 价/19.80 元
书 号/ISBN 7-5317-1321-7/1·1256

目 录

李 禹

猫儿腻 (1)

生和育对于一个生命来说应该是同等的重要,甚至后者超过了前者。婴儿在母腹中是没有感觉的或者感觉是很微弱的,可是随着婴儿脱离母体,他看到了世界,触摸了生活,有了感知、良知,有了思维,有了思想,而这后期定势的形成与早期教育关系密切,密不可分。总之,如果想生孩子就要自己养,否则不如不生,生了也是给别人生的,没有太多的意义。

绿 屋 (32)

据我了解,现在我们这里一般的情况下,是当事人必须通过司法部门,委托一家有资格的鉴定机构,才能办理有关亲子鉴定事宜;在欧美的一些国家里,通过白细胞血型对亲子关系的鉴定,已被列为法律依据之一。

草原上的结结草 (71)

“世上多一个亲姐妹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能马马虎虎的,一定要相信科学,巧合是巧合,最后还是要让科学来证明。如果真是同卵双生的姐妹,白细胞相同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在当医生的妈妈和

当摄影师的老姚叔叔的建议下,萌萌找专门的鉴定机构咨询,决定采用亲子鉴定的办法来认亲。

孽 源 (103)

医生建议说:作为夫妻,倩比医生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可以通过逐渐地了解钱的感情、交往感情的能力以及需要,增加性相互配合的有效性,也许可以彻底改变钱目前的状况。但是目前因为钱在精神方面的疾病,有些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刚好与治疗此病有抵触,钱的治疗是否拣其重要的,舍其“性”的方面,只能是由家属来决定。

王 杰

人体模特儿 (145)

宗敏为了邬玫玫的事专门到法律顾问处讲出了当年上学时的妇科证明的事,证明自己当时确是处女,看是不是对现在发生的事有所帮助。负责咨询服务的汪律师告诉她这只能说明她在做模特儿期间的清白,要证明邬玫玫和何铭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惟一的办法就是吴江同邬玫玫做一个亲子鉴定。

玉 焰 (180)

吴琼觉得寻母的路是一个沉重的历程,让自己经历了一次血与泪的考验,找到了母亲找到了过去,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惊喜,却实实在在接到了一份异常沉重的礼物,也许它将要伴随自己一生。我是谁知道了,我从哪里来知道了,我将要到哪里去终究还是个未知数。

李 惟 王 杰

养 子 (218)

化验单出来了,结果还真显示出郑辉的 DNA 排列顺序和王怀德的基本相同。证明郑辉和王怀德的确存在血缘关系。这个检验出乎郑家的意料之外,他们不知道王怀德凭着什么直觉找到郑辉的,结果却证明了王怀德的正确。郑辉对做这个测试隐约有些担心,但既然是事实就要勇敢地面对。郑辉尽管做了这样那样的精神准备,看到纸上的数据他还是一下子接受不了。

王霁虹

情归何处 (255)

法院开庭的那一天,键在国内委托的律师说了很多抚养权应该归键的理由,彤没有请律师,在法庭调解的时候,她突然说:这个孩子不一定是键的。她的话让包括法官在内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既然如此,法官说,那就安排亲子鉴定吧。键的母亲当即表示,如果孩子不是键的,他们就立即放弃监护权。

董惠敏

梦断天涯 (289)

夫妻之间如果没有了信任也就名存实亡了。黄豪自己不能把持自己,最终走上了不归路。而且,他那么重视子嗣,结果两个孩子竟都是别人的。当然,我也等于是报复了他。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场悲剧。

死去活来 (324)

没想到,要做亲子鉴定的人会有这么多。有孩子

被从小拐卖现在被解救,需要确认亲生父母的;有大款领着小蜜要确定孩子的生物学父亲是否是自己的;有遗腹子因要继承财产而确认一下其父亲是否是那个已经死去的人的……

赵中鹏

流年逝水 (357)

王主任把亮子的一点血浆用容器装好,交给了陈杰。陈杰就去了一家开办亲子鉴定到医院。负责鉴定工作的医生对他说:你所鉴定的人是你的亲生骨肉。听到这个消息,他怔在那里。

王 岚

网络危情 (379)

洋洋捡起戒指看了看,这回她总算看明白了“ELLEN CHEN”这个要命的名字。这颗沉默了25年的信物揭露了一个可怕的秘密,这个秘密毁了洋洋的生活!洋洋真不知道该恨谁才好?谁该为这个悲剧负责?无论如何,自己都是那个受伤最深的人:20多年前失去亲生父母,现在又失去恋人。

猫 儿 腻

“不到最后，这事千万别把老人扯进去，那只能更乱，只会以为你是在挑婆婆的理弄出的事。灿灿是在特定情境中长大的孩子，和一般的老人带的孩子还有不同，例如从小让她管奶奶叫妈就很特别，后来妈妈又成了一个很可怕的字眼，小时的感觉和印象越多，她就越会感到恐怖，大了以后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年半载就能改变的，说不好这种忧愁和不安会隐隐地波及灿灿的一生，那也挺可怕的。”

说不上是哪个朝代的古城墙，溜溜的、高高的、抻抻展展地延长下去，黄土地，黄土墙，没有遮拦，不长蒿草，正好当了这几个千人居住的家属院的一道坚实的后墙。

齐削削的古城墙高不知几丈，宽不知几米，不知是什么工匠所修，也不知历史上想抵御来自何方的敌人，这里的住户对它毫不关心，毫不知情，人们无视它耀眼辉煌的过去，熟视无睹它可能被珍视的历史价值，只是在乎它惟一的实在的用途——城墙的宽、高、厚，足以挡住任何人的窥测和逾越，断了许多心怀叵测之徒的念想。

淫雨绵绵之时，住在古城墙下的居民偶尔能听到古城墙上哀哀的埙乐；月昏星明之际，古城墙脚下常常听到哇哇的声似婴

孩的啼哭。

胆子大的居民一直想闹出个究竟,无奈光秃四壁的城墙没有抓手,无法攀缘;而城墙脚下的哭声最后还是在几支手电筒微弱光线下,显现出几只、甚至几十只猫崽闹春时的情景,一声高似一声。

虽然是严冬腊月,惠明的鼻子尖上仍然沁出一层细细的密汗,离医院只有几步之遥了,可她肚子疼得几乎挪不动步了。

其实这疼痛从早上就开始了,惠明没有丝毫生孩子的经验,也不知是发生了什么,或者是应该发生什么。当着婆婆的面,惠明只能强颜欢笑,虽然她心里清楚这种笑恐怕比哭也强不了多少。

从早上手脚麻利的婆婆就没有丝毫的表情,眼皮抬也不抬地一如往常地沉着脸,做着上街购物、筹备一家人一天的生活的各种准备。“不碍事,犯不着愁眉苦脸的,跟我照常买菜去,多动动没有坏处。”

当着婆婆的面,靠着谨记丈夫“我不在身边,一切听我妈的”的叮嘱,惠明硬是溜溜地坚持了一天,婆婆说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似乎压根也没有想到自己也可以去医院瞧瞧什么的。

晚饭时分,惠明的肚子疼得更厉害了。那一桌惯常的晚饭:辣豆腐、烧白菜、炒花生米惠明连看都不愿意看上一眼,只是为了不让别人有什么挑头才草草地应付了一口,就退回到婆婆临时给自己腾出的小屋里,蜷缩在一处,渐渐地一阵比一阵连接更密的疼痛让惠明的腰都伸不直了。

这会儿惠明心里对韩国强有些隐隐的恨意。“自己上着大学,风光无限,尽占鳌头,美哉优哉,把我一下子抛给了几乎没有

谋面的婆婆。”再怎么省吃俭用,小心翼翼,谨慎从事,用心维护那被世人视为微妙、脆弱的婆媳关系,惠明总觉得效果不佳,有些过于辛苦,而且是此生以来没有过的说不出的心苦,没有过的道不明的感觉。“要是此时丈夫在……嗯,对了,要是丈夫早就在身边,恐怕我早上就不用硬撑着陪婆婆走那么远的路,一条街接一条街地去买什么劳什子蔬菜,现在我就要连哭带叫地喊出声了,根本就犯不着在这里这么咬着牙硬撑着什么的。”一想到这儿惠明痛苦的脸色中又增添了一些无可奈何的有些凄凄惨惨的表情。

肚子依然疼着。“讨厌,我恨你!”要是没有人在旁边,惠明真想用小细嗓音大声地冲着丈夫所在的方向喊上十遍,让他知道此时惠明的心情和感受,“你真没劲,我讨厌你!”

惠明清楚地记得,恋爱之时,韩国强曾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作为丈夫他不仅有着伟岸,还有着许多细腻,尽可以让惠明放宽心,就是结婚以后也不用惠明发愁,为了不增加柔弱妻子的心脏负担,他可以不要孩子,实在是不得已的情况下,为减免做妻子的痛苦,他愿意想方设法帮着惠明生孩子、喂奶、抚育后代。为此韩国强甚至从报纸上找来了证据,虽说是外国的事,但外国的月亮未必就比中国的强。也足以说明科技发达的今天,在我们中国是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发生的。

当时幼稚的惠明还真有点将信将疑,以为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呢。

疼痛又上来了。“可这会儿人在哪呢?”这关键的时刻不仅韩国强没有帮上一点忙,连起码能在惠明身边说说安慰话的可能都没有,“真没劲”。惠明轻轻地摇了摇头,不知是因为肚子里的疼痛还是加进了谴责韩国强的含义,惠明的双眉紧紧地拧在

一起。

昏暗的灯光下，婆婆总算将她一天的程序进行到了尾声，饭足肚饱，拿着剔牙的家什，打着饱嗝，心安理得地坐在套间的木凳上，伸着脖子看着高高的放在五斗衣橱上闪动的电视。

隔壁的隋大妈按惯例又来家里串门了。实际上是也想每晚借机看看邻居家那台在每家每户还很稀少的9寸黑白电视机里到底又在播些什么新鲜事、连续剧。这段时间里，每回一来都要和惠明聊上几句，今天一看惠明不在大屋，顺嘴说了句：“你媳妇呢，好像快生了，就这几天吧？”

“没事，早上就说肚子有些疼。”婆婆心不在焉地答道。

“我去看看。”一撩脚，隋大妈表示关心地到惠明住的屋子里转了一圈。一瞅见惠明的表情，隋大妈走出来有些紧张地对惠明的婆婆说：“我说，我看你家媳妇是要生了吧，是不是要赶紧上医院了。”

“不碍事，我看完这一集电视剧再说。”惠明的婆婆津津有味地盯着电视里播放的《生死搏斗》没有回头。

隋大妈又认真地进去看了看惠明，出来说：“我看还是该去了，别再耽误了。”

“没有那么紧张。”婆婆不太满意地站起身，眼睛还在电视上聚焦。“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娇气，说不好听的，我们那会儿生个孩子就跟屙一泡屎一样容易，哪有那么多事。”

这会儿惠明也实在是想到医院去了，她不知道这种疼痛还要耗到多久，最起码惠明知道这种疼痛在婆婆家里是毫无办法减轻的，她本以为生过几个孩子的婆婆这方面有过不少经验，会给自己许多这方面的帮助，可从早上到现在她听到的指导就是刚刚那句直截了当的话。“也可能婆婆说得就是对，现在的女人

就是太没用了，经不起一点小小的折磨或痛苦。”

惠明强忍着一阵阵的剧烈疼痛，拎起早就准备好的小拎包，往起伸伸腰，做出一副没有关系的样子。“妈，不要紧的，医院离家不远，妇产科我也知道在哪里，我先慢慢地走着，您可以晚点再来，没事的。”

“也行，也行，今天是最后一集，你先走，别着急，我再收拾点东西随后就到。你的预约一个月前我就办了，到了医院以后你就说是我已经办过预约，让他们查查住进医院去就行了，生不了这么快的。”

医院的确离婆婆家不远，虽然没有正经的马路，要在白天，正常的人也就是不到五六分钟的路程。可是在这依然数九的严冬里，九、十点钟的路上几乎遇不见几个人，天上密布的星星远远地闪着寒光，没有月光、滴水成冰、阴冷逼人的路，对于拖着沉重身孕的惠明来说，显得格外地漫长。

惠明捧着疼痛难忍的肚子，躲避着路上残存的冰渣、碎雪，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在疼痛的间歇中挪动着前行的脚步，努力让自己的念头不停留在眼下的痛苦上。

其实年轻的惠明自己也不知道此时此刻应该是高兴还是应该难过。按说做女人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谆谆教导过了；卸掉怀了近一年的包袱，也应该是女人最轻松和值得高兴的事情；再说是自己选择了结婚，不生孩子又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事到如今惠明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抱怨了也没用，只能招人笑话。

“也许还是选择不要孩子明智，或者有点什么别的办法能让所有的妇女躲过这痛苦的一关，眼下这一阵强似一阵的揪心的疼痛实在太难熬了。也许怪就怪在自己没有坚持自己最初的很

多想法!”

很长一段时间里,惠明觉得自己和很多年轻的男男女女的想法都不一样。不知是由于种种政治运动或是什么其他方面的影响,惠明始终都愿意把自己严严地封闭起来。对于人与人之间,到今天惠明还这样认为,人和人要有一定程度的距离,距离产生美,无论男人女人,只有具有距离,才能具有些许神秘感,增加亲和感;而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个人,最最愿意的是掌握每个人的秘密,甚至关心和发掘每个人思想中的每一种细小变化,这一直让惠明恐怖和生厌又无可奈何。对于进取的态度,对于身边甚至几乎是全国所有的男女青年都在追求进步的情形,递申请、写汇报,现忠心、表决心,玩命拔高,极力表现……惠明都能理解,芸芸众生相,自然应该是纷彩万化,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些和惠明的关系都不大,倒不是有什么离奇的高论,惠明总觉得人应该坦诚地直面人生,自然而然地去做这样或那样的事,去思考一些事情,具有自己的思想。对于男女之间的恋爱之情,小小年纪的惠明就像一个智者,站在高高的玻璃罩外,冷静地看待玻璃罩内古今中外那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情爱故事,“众人皆醉我独醒”,又是与己无关。也许从小受《红楼梦》的影响过深,惠明的脑海中还有一个深深的印记,男人是泥做的躯壳,怎么也不干净;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干净、清新,泥和水是不好混合的。“质本洁来还洁去”,不能和男人有太多的接触,更不能容忍自己和男人结婚,那样就太可笑了。为了达到此目的,惠明暗暗地锻炼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甚至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希望将来有个可以退身之地。当然,更不可能生孩子,那样就太不可思议了……

可是这一切都被现实推翻了。“哎!”惠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气。

好不容易在黑暗中看到医院烁烁闪亮的灯光,惠明有种见到救星恨不得一步扎下去的感觉。什么生孩子,孩子是男是女,是死是活,全都无所谓了,没人不在乎这个,是他家,是自己家,是韩国强,还是自己,什么都无所谓。惠明觉得自己的肚子在往下坠,身子往下沉,疼痛来临时就像要背过气去,恨不能死了算了。惠明不想要眼下这种痛苦,不想要这种可怕的生产经历,现实中的她是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一步一步挣扎般地挪到了产房。

此时乃至以后的时间段里,因为阵痛的不时发作,容不得惠明有什么思想,浪漫的、现实的、超现实的,惠明的记忆出现了一片模糊和断裂。

那只灰色的猫是惠明小时候养的第一只猫,大大的头,眼睛圆圆的,比一般的猫要长得敦实肥厚,虽然不像很多大狸猫是一道道的花虎皮,可在惠明的眼里它依然是最漂亮的。

大灰猫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从来没有偷吃过自家的任何东西,倒是邻居家一只长得十分相像的灰猫,时不时地光顾惠明家的生肉、熟食,每每抓住它的颈项一拎,那只猫的眼睛就细长细长地往下勾,身子轻轻的没有什么分量,活脱一个奸臣模样。

惠明也不记得给大灰猫喂什么吃食,反正弟弟养的兔子,胡萝卜、土豆、白菜没少吃,大兔生小兔也没有间断,一窝一窝下得挺快,人从来就没有吃过,就什么也没看见了,估计是都进了猫腹,连邻居家的老母鸡也受到直接威胁。

住在平房里的猫,门口留一个洞,想什么时候走就走,想什么时候回来就回来,反正后面有高高的城墙挡着,猫自己也认门,一切悉听尊便。

自家的大灰猫是公是母，惠明一直没有想过，直到有天晚上，大灰猫在惠明给它铺的窝里不停地折腾，出去、进来，转来转去，就是不肯睡觉，甚至还要爬到惠明的被窝里。惠明把它抱回到窝里去没过多久，就见它下了一只光溜溜的小猫，只可惜不论大猫怎么舔它小猫都没有睁眼，不一会儿，二、三、四、五只小猫也出生了，小猫经大灰猫一舔一舔的，茸毛蓬松起来，个个都很漂亮。

住院部妇产科里一片嘈杂，混浊的空气中弥漫着医院里特有的来苏水的味道。昏黄灯光照明下的走廊上，或站或坐的挤满了耐心的、焦急的、喜悦的老老少少，嗡嗡的人声和人们呼出的香的臭的以及各种各样的气味融合成一股不小的热浪，怪怪的、重重的包围并充斥了整整一个回廊，头戴护士帽、身穿白衣的护士，在冬季的深色的人群中不时地穿梭往来，给等待的人们带来让他们欣喜的或者是不太愉快的或者是失望的消息。

待产房内，三四个待产妇静静的、安详自然的或躺或坐在床上，又略带有明显优势和得意的表情，看着好不容易办完住院手续的刚刚住进待产房的惠明。

一个壮壮的护士进来给惠明做例行的检查和必要的消毒。“快，快，我帮你一下，把裤子脱下来，爬到床上去，爬到床上去，消毒，检查检查。”

此时的惠明因为疼痛，脑子里一片空白，笨重地抓着护士的手躺在了待产床上，机械地按照护士的要求做着。

“赤裸了下身让人消毒的感觉真不好。”惠明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白条鸡，或者是大肚子蝥蛄，那膘悍的女护士就是一个掌刀的主妇，不知何时她的决心一下，手起刀落，惠明就要任人宰杀、

分解了。恐怖！

“哎呀呀，宫口都开到七个了，怎么这会才来？这可怎么好，我得赶紧跟医生说说去。”高大的女护士怪罪地瞪了惠明一眼，急急地做完生孩子前必需的消毒，匆匆地往外走，边走嘴里还唠叨着，不知是说给待产房里其他的几个人，还是纯属自言自语。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今天可真是奇了，前两天一个两个的，没有什么人，都是为了赶着今天，那边三个还没有生完，这边还有待产的，又夹进了一个，正经的产床都没有了，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呢。”护士急急念叨着，一甩门走了出去。

“她说什么？”惠明本来就听不太懂婆婆家乡的话，现在脑子不够用，什么也听明白了。“她说什么？孩子没有了？不怎么样？死了？”惠明的嘴里也瞎唠叨着，心里也不知在想什么。

一个年纪挺大的待产妇躺在产床上开始好心地安慰痛苦万分的惠明，“没事，没事，没说你的孩子有事，你挺年轻的，不会有啥事。生孩子不用怕，一会儿就过去了，生第一个慢一些，也疼一些，生第二个就容易多了，不用害怕，你这是生孩子前的宫缩，生完孩子就不会疼了，没有啥事。”

“你倒是快啊，你一来就要进去了，真好。我都躺在这里两天了，医生又叫洗热水澡，又叫多吃东西，增加体力，预产期过了两个礼拜了，还是没有生下孩子来。”一个面色红润的产妇悠悠地说。

一个长得白白胖胖的产妇也插话进来：“现在生好，生孩子都是一拨一拨的，你正好赶上这拨都是生男孩的，我对象刚刚捎话，还要让我赶上这一拨，已经生了七个了。”

“可真是。不过，你已经有一个男孩了，要是像我没有生个男孩，俺在家里的地位说什么也不行，什么都没有。”一个面目黑

黑的、一看就像来自农村的产妇羡慕地对着那个白胖胖的产妇说。

反正大家都是一样的，经过了一天的时间，加上刚刚走路耗费的体力，惠明什么都无所谓了，她觉得自己也在大声地说：“怎么都行，怎么都行，男的女的，快生啊，快生啊。”

惠明疼痛得脑子都不清醒了。她不知自己是怎样穿过走廊上的人群到的产房，她觉得产房好大好大的，已经躺了好几个人了，她躺在产房的一个角落里一张临时性的产床上。

“躺好了吗？尽量放松一点，我看看。再往上躺躺，腿放到架子上，好。单子，这里拉严一点。”一个女医生指挥着一切。“快点，快点，过来两个人，那个高龄经产妇那里过来一位。头都要出来了，怎么才来。听我的，别瞎使劲，用力，用力，我说用力你就用力，好，好，现在可以放松一下。”

“真疼，又来了，我受不了，我……我……”惠明满头的汗，满眼的泪水。“怎么会这样，我谁也靠不住，谁也不管我，啊！啊！”

“没关系，你想喊叫就喊叫出来，没有关系，我们这里可以喊的，你看她们几个，骂人也没关系。”那个膘悍的护士按住惠明的上身，一劲地劝说她。

“喊？我，我没法大声喊出来。啊，疼，疼。”惠明的手没处抓，先是拉着那个护士的手，再后来，惠明的双手后举，紧紧扼住床边那个铁栏杆。

“用力啊，用力，怎么没有劲呢？来，嗯！”那个声音响起来了。

“力，什么力？说我吗？我已经用力了，嗯，啊，啊！又过去了。”惠明的心又跑了。

“我做什么了，女人就应该承受这些？还是上帝在惩罚我？